

【空巢里的孝心故事】

□庆盈

这是位于一座居民楼三层东户的一个普通两居室。进得门来，与一般的家庭稍有不同的是，迎门的客厅相当大，有三十平方米左右，占去了这所房子近一半的面积。客厅很明亮，不仅因为粉饰得大方整洁，收拾得干干净净，还能让人一眼就看出是经过了特殊的改造。南面的阳台同客厅完全成了一体，阳台上镶着大大的玻璃窗，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便让你感到一股浓浓的温暖。

来到这户人家的时候已近中午。当时，在阳台西部安放着一张特制的床，床上半倚半躺着一个老人，老人面前放着一张小桌，桌面上除了水杯，还有一听插着吸管的易拉罐啤酒。床的旁边是一个可移动的坐便器，坐便器旁是一只简易木凳，木凳上整齐地叠放着几只薄薄的橡胶手套。其余，除了位于这个客厅北侧一家人吃饭的饭桌外，就只剩下老人斜对面东墙上一台较大的电视机了，电视机正开着，声音很大。

来家里帮忙的邻居介绍，老人大多时间是沉默的，脸上却时常笑咪咪的。邻居话题一转又说道，老人也多有任性的时候，比如说，老人喜欢看电视，并且醒来就得开着电视机。由于老人的耳朵又不好，听不到音就要乱喊，因此电视机的声音也总要开得很大，有时是打雷般地响。刚搬过来，不了解情况的对门邻居便找上过门来。再比如，老爷子只要醒着就不能离了人，一会儿看不到人

好人房泽秋

影儿就吆天喝地地嘶喊，“因此她”，邻居指着这家的女主人说，“每天早上不到五点就得起床，起床后先到老人床前一站，好让老人的心安下，然后再收拾其他东西。还有呢，邻居继续说，“别看老人九十多岁了，说话不清晰，身体偏瘫，但是每天中午得喝一罐啤酒，这也是雷打不动的。”

正说着，一直安静着的老爷子张开嘴巴含糊不清地喊了起来，勉强能听得出是“云，云”，同时手比划着，脸上是种奇怪的表情。正在同我们聊天的女主人这时像得了指令似的，只见她快步走进厕所拿出一个小盆，然后来到老人面前，麻利地解开老人睡裤的裤带。这时，老人便眯缝着眼睛，在女主人的小心伺候下慢慢地排解完了小便，喉咙里还不自觉地哼哼有声。

被唤作“云”的女主人叫房泽秋，今年54岁，是济南印染厂的一名下岗女工。

老人叫李玉柱，1918年生人，是济南三建的退休工人，同房泽秋无亲无故。

1979年，刚退休不久的李玉柱突发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由于老人一直单身且无一个近亲好友，当时只有19岁尚在姑娘的房泽秋同母亲商量后便把过去的老邻居李玉柱从医院接到了家中。

“二爷爷，您跟着我，我来养活您！”这一句轻轻的承诺，到今天已经践行了三十五年。为了给老人增加营养，家

中便常买些肉蛋和鱼虾改善伙食，每天早上还特意给老人加一勺蛋白粉。但由于老人不能活动，因此产生了严重的便秘，尝试了各种办法均无效后，家人只得用手抠。刚开始是房泽秋同母亲轮流，房泽秋婚后则是同丈夫于海轮流。后来，儿子于霄宁长到10来岁时也学会了。再后来，新娶进门的儿媳妇王娜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能不恶心想吗？”于霄宁听到别人这样问话后回答，“刚开始每次都忍不住要吐，特别是有时正吃着饭呢，爷爷便打着手势喊了起来。这样的话，不仅饭没法吃了，接下来一整天都没有胃口。因此，刚开始的时候我都是戴上鼻塞，后来慢慢地也就习惯了……”

这确是一个特殊的家庭，这确是一个不寻常的女人。知道的人都说房泽秋不容易，由于年年月月，时时刻刻得照顾这个非亲非故的老人，不仅要有铁打的身子，而且要有铁打的心理素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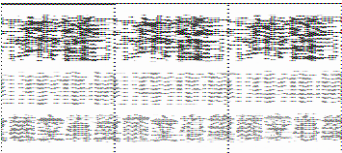
三年前，在国有企业工作、一向乐善好施、乐观向上的丈夫于海在下班途中突发脑溢血去世，抛下了这个自己艰辛付出又万般牵挂的家庭，也使于海多次信誓旦旦一定要两口子一起为老人养老送终的话语成为了泡影。然而，最为现实的还在于丈夫的去世不仅抽走了房泽秋的主心骨，而且让这个家庭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于是，房泽秋除了

经常回娘家伸手之外，便是从自己的身上省。这些年，她很少吃肉，也几乎从不添一件昂贵衣服。但无论再难，也从没有让老人受一点点难为。

周围的议论也长期地磨炼着房泽秋的意志，“这个女人到底图个啥呢？”三十五年来，不管走在路上，还是在社区里，经常有人明里暗里交头接耳或者指指戳戳，无非是表达着李玉柱有房产或者巨额财产之类的疑问。房泽秋似乎练就了金刚之身，充耳不闻，她从来没有向人解释过，李玉柱的退休工资从几十元一路涨来，到今天才有2000元多一点儿，其他便身无一物了，这便是古人说的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吧。但是，李玉柱是幸运的，他什么都没有，他却什么都有了……

房泽秋35年如一日照顾孤寡老人李玉柱的事迹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2008年，被评为山东省十大孝星之一，2010年又被评为全国孝亲敬老之星，2013年，当选“山东好人”和“历下好人”，2014年，她当选历下区第一届首善之区道德楷模。

征文投稿信箱：qlwbxiao Xin@163.com



【空巢里的孝心故事】



悠悠祖孙情

□刘伟

右边的照片是1991年12月在家里拍的。我的母亲左边是她的大孙子，我哥哥的孩子，右边戴小眼镜的是小孙子，我的儿子。那年我母亲62岁，已从山东省二轻厅离休，在家帮着照顾、抚育两个孙子。如今，两个孙子都已经长大成人，大孙子去了外地工作，小孙子在济南工作。

左边的照片拍摄于2013年10月，济南西郊森林公园，那年我母亲84岁了，小孙子25岁，岁月就这样在老人的白发中和孩子的成长中悄然流逝了。

【我家家教】

□然而

我出生时，父亲已年届不惑，打记事起，他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头发稀疏、话特别多的“老头儿”形象。哥哥经常开玩笑说，打小耳朵就被“老头儿”的话磨出茧子来了。

记忆中，成长的节拍总是伴随着父亲絮絮的话语，细碎而又绵长。倔强的哥哥因为不肯迎合这烦心的旋律，有时还搀杂进了打屁股的声响。记得哥哥上中学时曾引用过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爸爸总是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我们变坏的可能。回想起来，还真有那么一点意思。

有时我的哥哥回家晚了，父亲就让我们看着他的眼睛细细盘问，一任飘着香味的饭菜变凉，直到彻底消除了“贪玩打闹”的疑虑。约同学到家里来玩，父亲会千方百计了解人家的学习和品行状况，生怕我们

失音的父爱

陷入“交友不慎”的误区，为此，有个同学还曾与我毅然“绝交”。如果我和哥哥的学习成绩出现下滑，那更是如临大敌，父亲鞭辟入里的分析能从天南扯到地北，有一次甚至归结到了我爱美照镜子上，居然把小镜子给没收了。

谁的爸妈不唠叨呢？那些看似难以容忍的“琐碎”，谁又能说不是至深至真的亲情？有一次，母亲在我极度委屈的时候曾劝慰说：“你爸爸打小跟着继父下南洋，不让上学，没有鞋子穿，每天早上四点多钟就起来到村里收鸭蛋，做学徒工，从五六岁干到十几岁，一个人漂洋过海回国上学，从举目无亲到有了咱们一家人，他都不知道怎么爱你们才好了！”

父亲早年的故事我早已耳熟能详，再经由母亲转述，却深深地触动了我的灵魂，感觉一

下子读懂了父亲的心。随着年龄的增长，也随着结婚、生子一步步走来，特别是回望自己比较坚实的人生路程，更觉父亲正如一部心仪的书籍，那伴着阅读而来的心动与神摇，历久弥深。陆幼青在他的《生命留言》中提醒我们：“带着你的需要去看望你关爱的亲人和朋友吧！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需要你。没有比这个再好的礼物了。”

感谢作家的提醒。如今，我一直想对父亲说：“我需要您的叮咛，需要您的唠叨。”然而，前几年那一场脑血栓，不仅摧残了父亲的半边身子，还弱化了了他的语言能力。他那咿咿啊啊的含混的表达，让人感到莫名的凄楚与悲凉。靠着母亲的翻译，父亲表达了他带着黑色幽默的自嘲：“以前自己说话太多了，现在多听听你们说话吧。”

我尝试着经常与父亲低低述说如今自己的得意与成功、困惑与不安，试图唤回他那近乎消失的语言能力。父亲颌首微笑之际，我心里也时时升腾起一种强烈的渴望，渴望父亲那份淋漓尽致牵挂，哪怕是含怒的指责。要知道，那才是人间最纯最真的一种欣赏，最深最厚的一份挚爱啊！

享受父亲那有声的爱，近乎成了一种奢望。直到有一天，父亲一位久居香港、阔别近三十年的朋友登门来访，这巨大的刺激仅使父亲久已僵硬的脸部抽动了几下。然而，当那位老先生侃侃而谈，历数父亲当年在信中夸赞我和哥哥的宗宗事迹时，奇迹出现了——父亲的脸上呈现出灿烂的笑容，两只手努力地拍起了巴掌，并清晰地说出了“好”字。

那一刻，我泪如泉涌。

父亲离开11年了。

11年中，我们全家经常到烈士陵园祭扫，追忆父亲内敛儒雅的笑容笑貌。除了挥之不去的思念，萦绕在心头的还有他老人家工作和生活中的无数片段。

父亲1931年12月6日出生于河北省安平县马店乡香管村，1947年9月入伍，随后考入白求恩医科大学。毕业后奔赴前线，任华北野战二纵队收转二所护士班长。

兵荒马乱的年代，父亲在村塾断断续续地读了4年书。之后，只要下地，总不忘带上书本，有空就拿出来念。1951年6月，他入朝作战，一边打仗一边学习。1954年

【逝者背影】

父亲的印象

□田建民

11月凯旋后，他边工作边学习，以惊人的决心和毅力自学初中和高中课程，拼搏了7年，于1960年考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最终以优异成绩完成了五年制本科学业。

父亲大学里学的是俄语，可是1982年夏天他突然迷上了英语，他口袋里装着厚厚一沓单词卡片，不时掏出来瞄一眼，并使劲比划着大声背诵。经过三年努力，父亲五十多岁时，终于可以独立阅读英文医学文献了。

父亲喜欢大家庭的热闹，但也有闹中取静的本领。周末兄弟姊妹都到父母那里团聚，全家围坐一起，谈天说地，嬉笑欢闹，唯独父亲自顾自抱着书静静地看。他偶尔放下书，说一句离题很远的话，引来满堂哄笑，然后淡定地问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会心地一笑，就又回到他的书中去了。

父亲先后在国家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1篇、国际级学术刊物论文1篇，获科技成果多项，被推举为中华医学会淄博分会理事，67军职称评审主任委员，军区医科委员、评委，晋升技术五级，成为军内知名内科专家。

1985年，父亲年事已高，身体不如从前，医院领导特别照顾，安排他到门诊部任主任，工作轻松了不少。可父亲闷闷不乐，最后跑去找院领导“理论”，不到半年又回到内科诊疗一线。家里人不理解，父亲说：“离开病人就等于结束了我的生命，为病人解痛除病是我最大的快乐。”

父亲常跟我们讲“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情”的典故。1971年隆冬的一个早晨，河北老家来了一家从未谋面的乡亲，父亲让我喊叔叔、婶子。婶子病得很厉害，骨瘦如柴，脸色蜡黄，腰也直不起来。后来知道是在老家手术后，刀口不愈合，脓血不止。按照父亲的要求，全家紧急总动员：婶子马上住院、检查、确诊、治疗，叔叔和我睡一个床，母亲做饭，姐姐和我送饭，治疗的半年就像打了一场战役。婶子病愈回家的那天，夫妻俩含泪给我的父母亲叩头致谢。

2003年春天，父亲的病情每况愈下。一天，父亲问我他住在哪里。我不解其意，随口说了一句：“你住在家里”。父亲不紧不慢地说：“我到老天爷那里报到时候住在哪里？”我这才明白了父亲的心思。于是我选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与母亲和爱人陪着父亲去公墓和烈士陵园公墓寻找“家”，父亲最后选择了周村烈士陵园。回来的路上，父亲很兴奋，说了一路的话，他说人必有一死，谁也无法抗拒，痛苦地活着是活着，快乐地活着也是活着，为什么不在有限的生命中享受幸福呢？

2003年10月20日，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晚上十一点钟，父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父亲离开我们十年的时候，我终于感到释然，父亲对我的影响已经传到我的灵魂，这将伴随我一生。

“家教、家孝、家文化”——百姓故事

投稿邮箱：qlwbja@163.com